

古
剑
著

书缘人间

作家题赠本纪事



山东画报出版社

书缘人间

作家题赠本纪事

古 剑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书缘人间：作家题赠本纪事/古剑著. —济南：山东
画报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474-0096-8

I. ①书… II. ①古…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33279号

责任编辑 徐峙立

装帧设计 李海峰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c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规 格 150×228毫米

9.5印张 266幅图 150千字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书缘人间》序

陈子善

古剑兄的《书缘人间》要出简体字增订本了，如果我没弄错，这是他首次在内地出书，可喜可贺！承他不弃，嘱我写几句话，却之不恭，只能勉力为之。

先从书中古剑兄写我的那篇说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界有“华东师大作家群”的提法。这个“作家群”既以“华东师大”冠名，顾名思义，这些作家都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又各自在文学创作上有所建树。如要细分，“华东师大作家群”又可分为“文革”前毕业和“文革”后毕业两大批，成就和影响也各不相同。作家兼编辑家的古剑兄就是“文革”前毕业的，与沙叶新兄和已去世的戴厚英等同学，是“华东师大作家群”中的前辈。

因此，我是古剑兄的学弟。我1976年初毕业于上海师大中文系培训班，那时的“上海师大”包括了古剑兄在读时的华东师大。“文革”期间，华东师大与上海师院等校合并，改称华东师大。“文革”结束后撤消上海师大，恢复华东师大和上海师院，我就留在华东师大任教。上海师院后来又升格为新的上海师大。内地高校建制如此分分合合，如此变化多端，中国教育问题重重，于此即可见一斑。难怪古剑兄一头雾水，要在文中发出不清楚我毕业于何校的疑问，不敢认我这个小老弟为“同学”了。

按照古剑兄的回忆，我们是1982年间认识的。但我的记忆有些不同。他的大名我是在施蛰存先生处得知的，后来我还当过他们师生间的传递使。不过，古剑兄所说的那次难忘的上海聚会我也记得，沙叶新兄还在席上“警告”我，你小子给《明报月刊》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当心有人“秋后算账”。我最早给香港《明报月刊》投稿是在1986年初，发表的第一篇小文是《施蛰存先生的贺年卡》。在此之前，我只给香港《文汇报》和刘以鬯先生主编的《香港文学》写稿。所以，那次沪上欢聚应该是1986年以后的事。我当时年纪最小，当然是叨陪末座，洗耳恭听。

1990年春，我首次赴港，参加香港大学“第二届现、当代文学研讨会”。近日翻出当时的记事卡片，3月25日记云：“中午辜健（请）喝茶，林振名做陪”，古剑兄原名辜健，古剑是他最常用的笔名。这应该是我与古剑兄的再次相聚。1992年秋，我出任华东师大图书馆副馆长，那时古剑兄正在主编香港《华侨日报》副刊“文廊”，办得有声有色，海峡两岸三地许多作家、诗人和评论家被邀到“文廊”闲庭信步。他也没有忘记我，1993年8月和11月我先后到“文廊”散步，发表了短文《冰心书简》和《冯至书简》，这是我给古剑兄投稿之始。

新世纪伊始，古剑兄主编《文学世纪》，我又为他写了《林语堂藏书和〈陀螺〉签名本》、《文人与汉奸》等文，还为他编过“穆时英小辑”和“胡兰成佚文小辑”。《文学世纪》同样办得十分精彩，施蛰存先生百岁寿辰时，古剑兄还精心组织了寿庆专辑以为贺。这份纯文学月刊虽有中断，但前前后后坚持了五年，在香港当代文学史上自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2005年12月，《文学世纪》在推出香港散文专辑特大号后灿然落幕，也为古剑兄丰富多姿的文学编辑生涯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部《书缘人间》是古剑兄“退隐山林”后的作品，也许还受了我写《签名本小考》的一点影响。他曾当面告诉我：你写那些现代作家签名本的考证文字有意思，我与两岸三地的当代作家交往不少，藏

有他们的题赠本不少，也可以写。他说到做到，很快就贡献了这部文情并茂的《书缘人间》，而我文思枯竭，拖拉至今，《签名本小考》还在待产之中，实在汗颜。

《书缘人间》共写了九十六位作家、诗人和评论家给古剑兄的题赠本，他们分布之广，遍及内地、香港、台湾和海外，不乏海内外华文文坛公认的大家名家，如巴金、许杰、台静农、苏雪林、艾芜、施蛰存、萧乾、柯灵、贾植芳、纪弦、王西彦、汪曾祺、黄裳、刘以鬯、陈之藩、余光中、白先勇、聂华苓、罗孚、刘绍铭、董桥、倪匡、李碧华等位，其中二十五位已经谢世。这两个统计数字和这份并不完全的题赠本作者名单，已足够说明这部《书缘人间》的史料价值了。

不知《书缘人间》的读者是否注意到，古剑兄此书副题是“作家题赠本纪事”，而不是“签名本纪事”。“题赠本”与“签名本”是不同的，“题赠本”作者大都与受赠者有所交往，非师即友，而“签名本”很可能仅是一个简单的签名售书的签名而已。所以，我认为“题赠本”应该是“签名本”中很有价值很可宝贵的一种。《书缘人间》中的题赠本，除个别系古剑兄慕作者大名索求题签之外，绝大部分都是作者主动题赠古剑兄的，“题赠本纪事”名符其实。

古剑兄在其长期的编辑和创作生涯中，与这些题赠本作者结下的或长或短或深或浅的交谊，都源于他们共同的对文字的敬畏，对文学的钟爱。因而，这些题赠本就成了这种交谊的可靠见证，成了古剑兄个人文学历程的一个别有意味的记录，进而也成为上个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海峡两岸三地文学关系史的一个小小的侧影，甚至可补现当代文学史之阙，不管古剑兄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譬如，古剑兄写巴金的题赠本，就回忆到1958年在上海作协“作家见面会”上首次见到巴老的情景；他写艾芜的题赠本，记录了1981年秋他到成都首次拜访艾芜的谈话；他写汪曾祺的题赠本，不忘追述他俩在香港和北京几次难忘的见面；他写老师施蛰存的题赠本，更是

记下了施老五十年代的“落难”和“授权”他编选《施蛰存海外书简》；他写周梦蝶的题签本，不能不写与这位“今之颜回”在台北的一面之缘；他写余光中的题赠本，又记下了这位沙叶新中学校友的大诗人“香港相思”十年的点点滴滴；他写“义气的”倪匡的题赠本，当然也记下倪匡做木工，藏贝壳，远去美国后“连字都不会写了”的趣闻……许许多多生动的历史细节，有趣的文坛故事，就这样围绕着题赠本而徐徐展开。特别是内地改革开放以后，古剑兄由于身处香港，亲眼目睹、亲身参与了两岸三地作家学者的文学交流，其间如何从互相陌生、猜疑和防备，到互相熟悉、信任和尊重，通过这些题赠本，他都作了具体而又真切的回顾。

古剑兄不愧是搞文学评论的，又写得一手好散文，因此他写这些题赠本，既能从题赠本切入，又不拘泥于题赠本，而能放开笔墨，娓娓道来，纵情而谈。他往往会带着文学史家的眼光，往往会拓展到题赠本作者的全人全文，或旁征博引，或三言两语。他品评刘绍铭的散文“有斑驳之流彩，勃勃之生气”，“显学者之本色，得随笔之自在”；他断言也斯的诗“挤掉了浪漫主义的抒情，求取现代感的若即若离的写真”；他认为从维熙的小说“太像苏联小说”，“令人有些不耐烦”，而其回忆散文却反映了“那段历史的真实，文中的力度也使人不能自己”；他推崇陈之藩的散文“是承接五四朱自清的一路走出来的，文字漂亮，抒情而不空泛”，许多看法都是切中肯綮，耐人寻味的。

我之所以对这本《书缘人间》倍感亲切，还有一个私人的原因，那就是古剑兄所写到的这些题赠本的作者，有许多也是我所熟识和了解的。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因缘际会，我有幸与海峡两岸三地文坛的许多大家名家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公开的或私下的场合得以结识，有的后来还成为关系密切的文友。本书除我之外的九十五位题赠本作者中，有六十三位我见过面，有四位虽未谋面却通过信，也就是说于我亦师亦友的竟占了三分之二强。因此，捧读古剑兄这本书，

这些师友的音容笑貌会不时在我眼前浮现，会不时令我回忆起与他们交往的那些美好的时光。

而今，作家签名本收藏已成为当代藏书的一个新兴门类。自从我五年前写了《签名本和手稿：尚待发掘的宝库》之后，不时会收到识与不识的读者的来信，与我探讨签名本的种种有趣的问题。作家签名本尤其是题赠本，说到底，无非是铭记了作者与受赠者之间的一段文字情，承载着作者与受赠者之间的一段书缘。我所敬重的林辰先生、彭燕郊先生生前都珍藏了不少现代作家的题赠本，都有把这些题赠本的来龙去脉形诸文字的心愿，可惜他们未及写出就都羽化西去。从这个意义讲，古剑兄是幸运的，他辛勤笔耕，写了那么多题赠本，也就写下了那么多深深的文字情，那么多难得的书缘！其他签名本或题赠本收藏者应能从中得到启发吧？

庚寅三月初十于海上梅川书舍

目 录

大陆作家题赠本纪事 / 1

巴 金	/ 3
艾 芜	/ 6
汪曾祺	/ 9
施蛰存	/ 12
黄 裳	/ 15
柯 灵	/ 18
黄苗子	/ 22
邵燕祥	/ 25
吴冠中	/ 28
陆文夫	/ 31
流沙河	/ 34
高晓声	/ 38
从维熙	/ 41
姜德明	/ 43
何 为	/ 45
贾植芳	/ 47
许 杰	/ 49
易 征	/ 51
沙叶新	/ 53
王西彦	/ 56
陈残云	/ 59
郭 风	/ 61

阿 城 / 63

余秋雨 / 65

陈 村 / 68

陈平原 / 70

李元洛 / 72

孙绍振 / 74

杨 义 / 77

邓友梅 / 79

韩少功 / 81

黄永玉 / 84

吴 亮 / 87

舒 婷 / 89

陈子善 / 92

王晓明 / 95

刘登翰 / 97

戴厚英 / 100

贾又福 / 103

辛 笛 / 105

萧 乾 / 107

李 辉 / 109

台湾作家题赠本纪事 / 113

苏雪林 / 115

林海音 / 119

台静农 / 122

余光中 / 125

白先勇 / 129

姚一苇 / 131

何怀硕 / 133

楚 戈 / 137

周梦蝶 / 140

陈若曦 / 143

施叔青 / 145

林清玄 / 148

阿 盛 / 151

向 明 / 153

陈其宽 / 156

纪 弦 / 159

海外作家题赠本纪事 / 163

陈之藩 / 165

聂华苓 / 169

陈香梅 / 172

郑子瑜 / 174

香港作家题赠本纪事 / 177

刘绍铭 / 179

董 桥 / 182

罗 孚 / 185

刘以鬯 / 188

石人(梁小中) / 191

吴羊璧 / 194

小思(卢玮銮) / 196

颜纯钧	/ 199
叶 辉	/ 202
崑 南	/ 205
陶 然	/ 208
古苍梧	/ 211
也 斯	/ 214
张君默	/ 217
秦岭雪	/ 220
黄国彬	/ 224
黄维樑	/ 227
李英豪	/ 229
郑树森	/ 231
何 达	/ 233
张文达	/ 236
王 璞	/ 239
王良和	/ 242
梅 子	/ 245
李碧华	/ 248
林燕妮	/ 250
倪 匡	/ 254
林 荫	/ 257
黄仲鸣	/ 260
许定铭	/ 263
施友朋	/ 265
马国亮	/ 268
蒋 芸	/ 271
温瑞安	/ 274

大陆作家题赠本纪事

巴 金

题赠本：《病中集》、《探索集》（香港三联书店）

巴
金

认识巴金先生是很遥远的事了。

那时我们正发着作家梦，班上的同学看到北大同学出了本《红楼》文艺杂志，我们没钱出纸本，就出墙报式的《雨后笋》。请徐震堉老师写了刊名，会画画的同学王维宜负责装饰、插图，同学稿经同学选出的编辑处理后，全贴在一个大黑板上，诗、散文诗、寓言、散文、短篇小说、文学短论，还算多样。一切做妥帖了，就摆在文史楼前。出版了，反应奇好，一本挂在黑板上的小本子，读者写了不少鼓励的话，丽娃河西的外语系和理科同学，还要求摆放到河西去。编辑中有沙叶新、我，大概七八人，有两个已下世了。

就在那年，沙叶新在《萌芽》一下子发表了两篇小说《老鹰篮球队》、《美国剧院的悲剧》，我的一篇已三校，清样也寄来给我校看过了，且决定下期发表。最后到老总那级给撤下了，理由是杂志出口，怕给人“输出革命”的口实。我写的是马来亚抗日军后代的故事。到第二年才在《少年文艺》登了篇小说。之前，有次中文系女秘书把我叫去，秘书告诉我：“你投给《新民晚报》的稿，报社决定要用，要系里出示作者的政治面貌证明。我已去信了，说你没问题。等着收稿费吧。”



1984年巴金来港接受中文文学博士学位，所送的题赠本。

秘书好像也很高兴，总是笑着跟我说话。我才知道稿要发表还有政审作者这回事。

大概是五八年，沙叶新和我成了《萌芽》的“培养对象”，有活动就寄信来叫我们参加。

五八年是“大跃进”的年代，上海作协办了个“作家见面会”，我俩都给邀去了。现在留下印象的作家，只有巴金、魏金枝、胡万春。他们每人坐在一张桌子后，桌上还放了座台灯，像一个个看相的摊位。我们一见到巴金的位置就奔了过去，问好之外，还说些什么一点记忆也没有留下了。留下的只是当年的兴奋，和涌来涌去的人群的情景。还有件事，值得一记，那时作协也搞过全民写民歌的“大跃进”。一次我被叫去当辅导员，来的全是少先队员，每个人都即席赋诗，有的还写了不止一首，而后让我“辅导”，不记得最后怎么收场了，现在想来很可笑。

“文革”期间，巴老被批斗，始知他三十多万存款，是一个不拿政府工资的真正作家。

一九八四年十月，巴金先生来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学颁发的名誉博士学位。那几天香港报纸热闹了一阵。马国亮先生是巴老的老朋友，时已移居香港，任《良友》画报顾问，他和巴老约定二十三下午去中大宾馆拜访他，《良友》准备做报道。我当时是执行主编，带了摄影记者同去。中大宾馆宽大敞亮的厅里，随巴老访港的李小林、陈丹晨

亦在座。那时大陆气候还是乍晴乍寒时节，我问了些较尖锐的问题，后来听说陈丹晨颇有微言。这次探访，我们的摄影记者拍了不少照片。现在回看照片，还真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意气，失礼得很。

巴金先生为每人题赠两册香港三联刚出版的《病中集》、《探索集》给我们。用圆珠笔题上：赠辜健先生 / 巴金 / 一九八四年十月廿三日。字写得很轻，颇小。若不是巴老写下的日期，我已记不清是哪年哪月的事了。

也许由于这一次相会，我在巴老主编的《收获》发过一篇台湾作家施叔青印象记，是李小林通过《大公报》的唐琼先生约我写的。

年轻时看过巴老不少小说，有的短篇小说还带点洋味。最喜欢的不是他的《家》、《春》、《秋》，而是他的《春天里的秋天》，可能与这部小说的背景是厦门鼓浪屿有关吧。

巴
金

2007.3.23